

# 三字格結構分析

周 薦

南開大學中文系

—

三字格是語言詞匯中一類重要的單位。但甚麼是三字格？三字格是指由三個字或三個音節構成的單位，還是由三個語素構成的單位？三字格內部的結構規律如何？對諸如此類的問題，長期以來似乎還沒有很一致的意見。本文試以《現代漢語詞典》所收的全部三音節單位為考察對象，對三字格的情況進行一次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收由三個字構成的三音節單位4,924個。全部的字格單位，如果從節律上分析，則要將「阿蘭若」、「觀世音」、「白蘭地」、「比基尼」、「勃郎寧」、「冬不拉」、「凡爾丁」、「海洛因」、「喀秋莎」、「那達慕」這些由一個語素構成的單位排除在外。能夠從節律上分析的字格單位有三類：一類是2+1式，一類是1+2式，還有一類是1+1+1式。所謂2+1式，是三音節單位的切分方式為前兩個音節後一個音節，如「椰子腔」、「爆發音」、「彩色片」、「共和國」、「流水席」、「氣象臺」、「始祖鳥」、「熱帶魚」、「原子彈」、「左右手」。2+1式三音節單位有2,998個，約佔三音節單位總數的61.88%。所謂1+2式，是三音節單位的切分方式為前一個音節後兩個音節，如「半元音」、「出門子」、「大團圓」、「毒瓦斯」、「放空炮」、「黑黝黝」、「假撇清」、「跑碼頭」、「殺風景」、「通路子」。1+2式三音節單位有1,826個，約佔三音節單位總數的37.71%。<sup>1</sup>所謂1+1+1式，是三音節單位的切分方式為前、中、後各一個音節。1+1+1式三音節單位有18個，約佔三音節單位總數的0.37%，其中純粹由拉丁字母構成的有14個，它們是CAD、CPU、DNA、DOS、DVD、FAX、ISO、KTV、MTV、ABC、ROM、SOS、UFO、VCD，由漢字構成的只有4個，它們是「碧螺春」、「短平快」、「裏外裏」、「馬大哈」。如果從語素的數量上分析，則要將由拉丁字母構成的三音節單位排

---

1 有學者認為「單一雙式結構不是韻律詞跟複合詞的構造模式」(見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15)。但是通過我們上面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這種說法還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除在外。如此一來，三字格單位的實際數目是4,910個。下文談的三字格單位，不指包括了純粹由拉丁字母構成的三字格單位，而指能進行漢語語素分析的三字格單位。

從語素的數量上分析，三字格單位可分為三類：由三個語素構成的、由兩個語素構成的和由一個語素構成的。由一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只有82個，約佔全部三字格單位總數的1.67%。由一個語素構成的單位一般是音譯外來單位，如「布拉吉」、「冬不拉」、「額魯特」、「法西斯」、「荷爾蒙」、「華爾茲」、「開司米」、「康拜因」、「馬拉松」、「馬賽克」。由兩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有222個，約佔全部三字格單位總數的4.52%。由兩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是一個漢語語素與一個雙音節外來成分或一個聯綿成分構成的，如「巴里紗」、「大麗花」、「格里曆」、「肌纖維」、「跳布扎」、「佝僂病」、「糊塗賬」、「蝴蝶裝」、「背脊兒」、「食茱萸」。由三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最多，有4,606個，約佔全部三字格單位總數的93.81%，如「白皮松」、「保證書」、「長頸鹿」、「大年夜」、「耳挖子」、「公母倆」、「喝墨水」、「架子豬」、「連襠褲」、「死老虎」。由三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不僅數量大，結構關係也最複雜，值得深入研究。

由三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語素跟語素的結構關係要比由兩個語素構成的合成詞複雜得多。<sup>2</sup> 三字格單位語素跟語素相組合所產生的結構關係，從理論上說有22種之多。我們用A代表詞根語素，用B代表附加語素（語綴），將由三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的結構模式臚列如次：

- |            |             |           |
|------------|-------------|-----------|
| 1. (A+B)+A | 9. (A+A)+A  | 17. A+A+A |
| 2. A+(A+B) | 10. A+(A+A) | 18. B+B+B |
| 3. (A+B)+B | 11. (A+A)+B | 19. B+A+B |
| 4. B+(A+B) | 12. B+(A+A) | 20. A+B+A |
| 5. (B+A)+A | 13. (B+B)+A | 21. A+B+B |
| 6. A+(B+A) | 14. A+(B+B) | 22. B+B+A |
| 7. (B+A)+B | 15. (B+B)+B |           |
| 8. B+(B+A) | 16. B+(B+B) |           |

漢語三字格單位中的絕大部分是由兩個直接組成成分構成的，層次分析時要兩分，只有極少數並列式的三字格單位分析時要三分。三個語素構成而需兩分的三字格單位從組合方式上看有16種，三個語素構成而需三分的三字格單位的組合方式從理論上說有6

2 由兩個語素構成的派生詞只有「語綴+詞根」、「詞根+語綴」兩種情形，而由詞根與詞根相組合構成的複合詞卻存在著較為複雜的關係。複合詞內部語素跟語素複雜的結構關係，請參看周薦：《複合詞詞素間的意義結構關係》，《語言研究論叢》第六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收入《詞語的意義和結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

種。漢語中沒有只由語綴構成的詞，因此，第十八種類型「B+B+B」、第十五種類型「(B+B)+B」和第十六種類型「B+(B+B)」的組合方式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剩下的19種類型並不都是由詞根和語綴一起構成的，有一些是純粹由詞根構成的，這些三字格單位的類型是複合的組合方式，第十七種類型「A+A+A」、第九種類型「(A+A)+A」和第十種類型「A+(A+A)」就屬此種情況。餘下的16種類型盡管都是由詞根、語綴一起構成的，但是在一些類型裏，語綴不單純充當三字格單位的一個結構項而只在其中一個直接成分內充當一個成分的構成要素，這樣的三字格單位也仍舊不是派生的而是複合的，第一種類型「(A+B)+A」、第二種類型「A+(A+B)」、第五種類型「(B+A)+A」和第六種類型「A+(B+A)」即屬此種情況。漢語中的語綴如果出現在一個單位的前邊即為前綴，如果出現在一個單位的後邊即為後綴，一旦它們在三字格單位中出現，就必與一個詞根語素相組合一起充當該三字格單位的一個直接組成成分，因此，第十九種類型「B+A+B」，即「語綴+詞根+語綴」的類型，並不存在於現代漢語中。現代漢語中只有兩個虛語素重疊構成一個語綴的情形而絕無兩個語綴以並列的方式一起綴在一個詞根之後的情況，因此，第二十一種類型「A+B+B」和第二十二種類型「B+B+A」都是現代漢語中所沒有的結構方式。最後的9種類型才真正是派生的。這些由三個語素構成的派生式三字格單位是第三種類型「(A+B)+B」、第四種類型「B+(A+B)」、第七種類型「(B+A)+B」、第八種類型「B+(B+A)」、第十一種類型「(A+A)+B」、第十二種類型「B+(A+A)」、第十三種類型「(B+B)+A」、第十四種類型「A+(B+B)」和第二十種類型「A+B+A」。

第一類「(A+B)+A」就是「(詞根+語綴)+詞根」的類型，如「印子錢」、「刀子嘴」；第二類「A+(A+B)」就是「詞根+(詞根+語綴)」的類型，如「搭架子」、「糞箕子」；第三類「(A+A)+B」就是「(詞根+語綴)+語綴」的類型，如「劊子手」、「這麼著」；第四類「B+(A+B)」就是「語綴+(詞根+語綴)」的類型，如「老鼻子」、「老油子」；第五類「(B+A)+A」就是「(語綴+詞根)+詞根」的類型，如「老虎鉗」、「可憐蟲」；第六類「A+(B+A)」就是「詞根+(語綴+詞根)」的類型，如「紙老虎」、「包打聽」；第七類「(B+A)+B」就是「(語綴+詞根)+語綴」的類型，如「第一手」、「可憐見」；第八類「B+(B+A)」就是「語綴+(語綴+詞根)」的類型，如「大老婆」、「左不過」；第九類「(A+A)+A」就是「(詞根+詞根)+詞根」的類型，如「八斗才」、「苦行僧」；第十類「A+(A+A)」就是「詞根+(詞根+詞根)」的類型，如「把兄弟」、「血循環」；第十一類「(A+A)+B」就是「(詞根+詞根)+語綴」的類型，如「悻悻然」、「可憐的」；第十二類「B+(A+A)」就是「語綴+(詞根+詞根)」的類型，如「非常設」、「不得了」；第十三類「(B+B)+A」就是「(語綴+語綴)+詞根」的類型，如「溜溜轉」、「蒙蒙亮」；第十四類「A+(B+B)」就是「詞根+(語綴+語綴)」的類型，如「活生生」、「清淩淩」；第十七類「A+A+A」就是「詞根+詞根+詞根」的類型，如「馬大哈」、「短平快」；第二十類「A+B+A」就是「詞根+語綴+詞根」的類型，如「稀巴爛」、

「中不溜」。在排除了現代漢語中根本不存在的第十五類、第十六類、第十八類、第十九類、第二十一類和第二十二類結構模式後，現代漢語三字格單位就只剩下了16種結構類型。

從結構方式上看，三字格單位有定中偏正格、狀中偏正格、述賓格、中補格、陳述格等多種複合式的，也有派生式的。在複合式的三字格單位中，偏正格的三字格單位數量最大，有3,838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78.18%，如「安樂窩」、「閉門羹」、「陳述句」、「大貓熊」、「豆腐乾」、「公民權」、「核燃料」、「江米酒」、「寬心丸」、「龍鬚麵」；述賓格的三字格單位有492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10.08%，如「抱佛腳」、「吃槍子」、「吹喇叭」、「丟面子」、「過家伙」、「交白卷」、「卷鋪蓋」、「昧良心」、「轉關係」、「做文章」；中補格的三字格單位有92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1.87%，如「巴不得」、「備不住」、「扳不倒」、「差不離」、「短不了」、「趕不及」、「攔得住」、「犯不著」、「合得來」、「來不及」；陳述格的三字格單位只有20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0.41%，如「背靠背」、「春不老」、「狗吃屎」、「狗咬狗」、「兩不找」、「驢打滾」、「腦溢血」、「手不穩」、「實打實」、「蟲吃牙」；並列格的三字格單位最少，只有「噸公里」、「噸海里」、「現如今」、「惡狠狠」等少數幾個，不足百分之零點一。此外的將近百分之十的三字格單位，就是由詞根與語綴構成的派生式的，有460個左右。在由詞根跟語綴構成的派生式三字格中，詞根與疊音後綴構成的單位數量較大，有167個，約佔由詞根跟語綴構成的派生式三字格單位總數的36.30%，如「皸巴巴」、「直溜溜」、「白茫茫」、「臭烘烘」、「孤零零」、「黑黢黢」、「紅撲撲」、「黃燦燦」、「空蕩蕩」、「冷絲絲」。這說明詞根與疊音後綴結構成的派生式三字格單位是非常能產的。

## 二

漢語的詞從上古至近代最大的變化就是由單音發展為雙音，這已成的論。然而，現代漢語中卻有為數不算很少的三字格單位，幾佔《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收條總數的十分之一。現代漢語中所以會生出如此眾多的三字格單位，值得研究。

三字格單位的構成可分為如下三種情形：一是由雙音節的單語素與單音節的語素構成，二是由雙音節的雙語素詞根或語綴與單音節的詞根或語綴構成，三是由三個單音節的語素構成。由雙音節的單語素與單音節的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外來的雙音節單位與漢語單音節語素結構成的，如「玻璃鋼」、「卡賓槍」、「冰淇淋」、「商籟體」、「坦克兵」、「茨岡人」、「伏特計」、「哈密瓜」、「基督教」、「拉祜族」；另一類是由本語言的聯綿成分與單音節語素結構成的，如「滑稽戲」、「糊塗蟲」、「狐狸精」、「蝴蝶瓦」、「糖葫蘆」、「掏窟窿」、「鐵蒺藜」、「背脊兒」、「淋漓柯」、「傀儡戲」。由雙音節的雙語素詞根或語綴與單音節的詞根或語綴構成的三字格單位，大致

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雙語素詞根與詞根結構成的，如「階下囚」、「砍頭瘡」、「八寶飯」、「閉口韻」、「茶雞蛋」、「鋤頭雨」、「打埋伏」、「得人心」、「頂樑柱」、「趕不及」；第二類是由雙語素詞根與語綴構成的，如「悻悻然」、「巴巴地」、「可可以的」、「必然性」、「技術員」、「老江湖」、「老豆腐」、「非導體」、「軟飲料」；第三類是由雙語素語綴與詞根結構成的，如「白蒙蒙」、「顛巍巍」、「滴溜溜」、「黑糊糊」、「緊巴巴」、「光燦燦」、「紅彤彤」、「溜溜轉」、「蒙蒙亮」、「麻麻黑」。由三個單音節的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如「老掉牙」、「白血病」、「不失為」、「打平手」、「動不動」、「犯得上」、「狗咬狗」、「過得去」、「金不換」、「兩腳規」。

三字格單位主要是在雙字格單位的基礎上構成的。全部的4,910個三字格單位中，由兩個語素構成的有222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4.52%。由兩個語素構成的三字格單位，實際上是由一個外來雙音節成分或聯綿雙音節成分與一個單音節語素相加合構成的，這樣的三字格單位賴以構成的雙字成分一般都有獨立成詞的資格。由一個複合詞根或派生詞根與一個詞根或語綴構成的三語素的三字格單位有3,323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67.68%，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複合詞根或派生詞根可獨立成詞，如「礙面子」中的「面子」、「不道德」中的「道德」、「大拇指」中的「拇指」、「犯節氣」中的「節氣」、「後半響」中的「半響」、「人民幣」中的「人民」、「義務兵」中的「義務」、「直接稅」中的「直接」、「保健操」中的「保健」、「發言人」中的「發言」；另有一部分複合詞根或派生詞根雖難獨立成詞，但是兩個語素卻可經常性地相組合，並在一些複合詞或派生詞中充當一個獨立的結構項，如構成「驢皮膠」、「驢皮影」等的「驢皮」，構成「傳聲器」、「傳聲筒」等的「傳聲」，構成「泡泡紗」、「泡泡糖」等的「泡泡」，構成「百分比」、「百分表」、「百分尺」、「百分點」、「百分號」、「百分率」、「百分數」、「百分制」等的「百分」，構成「碰碰車」、「碰碰船」等的「碰碰」，構成「第三人」、「第三者」等的「第三」，構成「夜貓子」等的「貓子」，構成「一程子」等的「程子」。上兩類單位數目的總和是3,545個，約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72.20%。餘下的1,365個單位只佔三字格單位總數的27.80%。這1,365個單位中少數是只能三分的，如「短平快」、「馬大哈」；更多的是雖為兩分，但所分出來的由兩個語素構成的那個直接成分只是個短語性質的單位，絕無獨立成詞的可能，也非經常性組合在一起使用的單位。它們大抵是按下列方式構成的：第一種，嵌入法。即在原有的詞的基礎上嵌入一個成分使原雙音節雙語素詞成為三字格單位，如「幫倒忙」的結構分析雖是「幫」「倒忙」，但這個三字格單位卻是在原詞「幫忙」的基礎上嵌入「倒」構成的；「告地狀」雖也要分析作「告」「地狀」，但「告地狀」卻是在原詞「告狀」的基礎上嵌入「地」構成的。屬於此類的還有「喝倒彩」、「打嘴仗」、「打邊鼓」、「吊腳樓」。第二種，縮合法。即以縮合的方式將原有的兩個詞經重組構成一個三字格單位，如「錯別字」通常被分析作「錯別」「字」，但「錯別字」這個三字格單位卻是將「錯字」和「別字」縮合而成。「管弦樂」

也是一樣，結構分析通常是「管弦」「樂」，但該三字格單位卻是將「管樂(器)」和「弦樂(器)」縮合而成。屬於此類的還有「紅綠燈」、「黑白片」、「高低槓」、「悲喜劇」等。第三種，簡縮法。即從一個較長的固定結構中截取出三個字構成一個三字格單位，如「安理會」是從「(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截取出「安」、「理」、「會」三字構成的，「國統區」是從「國民黨統治區」截取出三個有代表性的語素「國」、「統」、「區」構成的。「安理會」、「國統區」的結構分析是「安」「理會」和「國」「統區」。屬於此類的還有「共青團」、「少先隊」、「科教片」、「教研室」等。第四種，短語凝固法。即原短語已詞語化，成為三字格單位。這一種又可分為兩小類，一類是古代形成的，色調古雅，如「清君側」、「換言之」、「執牛耳」、「跳加官」；另一類是晚近以來形成的，色彩俚俗，如「春不老」、「賠不是」、「短不了」、「玩得轉」。上兩小類的結構分析，或者是1+2式，或者是2+1式。第五種，逆序法。即三字格單位中的雙語素組合體的結構順序與常序相逆，以這逆序的雙語素組合體與另一個單語素相組合，構成三字格單位，如「雨刮器」中的「雨刮」按常序應為「刮雨」，「血吸蟲」中的「血吸」常序也應為「吸血」。第六種，喻借法。即三字格單位中的雙語素組合體分別以兩種事物對象為喻體或借體，然後與另一個單語素相組合，構成三字格單位，如「玉蘭片」既非玉也非蘭，而只是曬乾了的白色嫩筍片，「油茶麪」雖是麪粉內攪牛骨髓或牛油炒熟，內裏容或有油，但茶卻是絕對沒有的。

### 主要參考文獻

1. 劉叔新：《漢語描寫詞匯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2. 馮勝利：《漢語的韻律、詞法和句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3. 周薦：《複合詞詞素間的意義結構關係》，《語言研究論叢》(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
4. 周薦：《幾種特殊結構類型的複合詞》，《世界漢語教學》(北京)1992年第2期。
5. 周薦：《複合詞構成的語素選擇》，《中國語言學報》第七輯(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年)。
6. 周薦：《異名同實詞語研究》，《中國語文》1997年第4期。
7. 周薦：《論四字語和三字語》，《語文研究》(太原)1997年第4期。